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  
第十回 夏宜樓第三 賺奇緣新詩半首 圓妙謊密疏一篇

媒婆走到夏宜樓，只見詹公與小姐二人還坐在一處講話。媒婆等了一會，直待詹公下樓，沒人聽見的時節，方才對著小姐道：「瞿相公多多致意，說小姐方才做詩，只寫得一半，被老爺闖上樓來，吃了一個虛驚。小姐是抱恙的人，未免有傷貴體，叫我再來看看，不知今日的身子比昨日略好些麼？」嫋嫋聽見，嚇得毛骨悚然。心上雖然服他，口裡只是不認，說：

「我並不曾做詩。這幾間樓上是老爺不時走動的，有何虛驚吃得！」媒婆道：「做詩不做詩，吃驚不吃驚，我都不知道。他叫這等講，我就是這等講。又說你後面半首不曾做得完，恐怕你才吃虛驚，又要勞神思索，特地續了半首叫我送來，但不知好與不好，還求你自家改正。」嫋嫋聽到此處，一發驚上加驚，九分說是神仙，只有一分不信了。就叫取出來看，及至見了四句新詩，驚出一身冷汗。果然不出吉人所料，竟把絳舌一條吐出在朱唇之外，香魂半縷直飛到碧漢之間，呆了半個時辰不曾說話。直到收魂定魄之後，方才對著媒婆講出幾句奇話，道：

「這等看起來，竟是個真仙無疑了！丟了仙人不嫁，還嫁誰來！只是一件：恐怕他這個身子還是偶然現出來的，未必是真形實像，不要等我許親之後他又飛上天去，叫人沒處尋他，這就使不得了。」媒婆道：「決無此事。他原說是神仙轉世，不曾說竟是神仙。或者替你做了夫妻，到百年以後一同化了原身飛上天去，也未可知。」嫋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把我這半幅詩箋寄去與他，留下他的半幅，各人做個符驗。叫他及早說親，不可延時日。我這一生一世若有二心到他，叫他自做閻羅王，勾攝我的魂靈，任憑處治就是了。」媒婆得了這些言語，就轉身過去回復，又多了半幅詩箋。吉人得了，比前更加跳躍，只等同偕連理。

怎奈好事多磨，雖是「吉人」，不蒙「天相」。議親的過來回復，說：「詹公推托如初，要待京中信來，方才定議。」

分明是不嫁舉人要嫁進士的聲口。吉人要往部門會試，恐怕事有變更，又叫媒婆過去與小姐商量，只道是媒婆自家的主意，說：「瞿相公一到京師，自然去拜二位老爺，就一面央人作伐。

只是一件：萬一二位老爺也象這般勢利，要等春闈放榜，倘或榜上無名，竟許了別個新貴，卻怎麼處？須要想個訣竅，預先傳授他才好。」嫋嫋道：「不消慮得。一來他有必售之才，舉人拿得定，進士也拿得定；二來又是神仙轉世，憑著這樣法術，有什麼事體做不來？況且二位老爺又是極信仙佛的，叫他顯些小小神通，使二位老爺知道。他要趨吉避凶，自然肯許。我之所以傾心服他，肯把終身相托者，也就是為此。難道做神仙的人，婚姻一事都不能自保，倒被凡人奪了去不成？」媒婆道：

「也說得是。」就把這些說話回復了吉人。連媒婆也不知就裡，只說他果是真仙，回復之後他自有神通會顯，不消憂慮。

吉人怕露馬腳，也只得糊塗應她。心上思量道：「這樁親事有些不穩了。我與她兩位令兄都是一樣的人，有什麼神通顯得？只好憑著人力央人去說親，他若許得更好，他若不許，我再憑著自己的力量去掙他一名進士來，料想這件東西是他喬梓三人所好之物，見了紗帽，自然應允。若還時運不利，偶落孫山，這頭婚姻只索丟手了。難道還好充做假神仙，去賴人家親事不成？」立定主意，走到京中，拜過二詹之後，即便央人議婚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只以「榜後定議」為詞。吉人就去奮志青雲，到了場屋之中，竭盡生平之力。真個是文章有用，天地無私，掛出榜來，巍然中在二甲。此番再去說親，料想是滿口應承，萬無一失的了。不想他還有回復，說：「這一榜之上，同鄉未娶者共有三人，都在求親之列。因有家嚴在堂，不敢擅定去取。已曾把三位的姓字都寫在家報之中，請命家嚴，待他自己枚卜。」吉人聽了這句話，又重新害怕起來，說：「這三個之中，萬一卜著了別個，卻怎麼處？我在家中還好與小姐商議，設些機謀，以圖萬一之幸。如今隔在兩處，如何照應得來？」

就不等選館，竟自告假還鄉。《西廂記》上有兩句曲子，正合著他的事情，求看官代唱一遍：只為著翠眉紅粉一佳人，誤了他玉堂金馬三學士。

丟了翰林不做，趕回家去求親，不過是為情所使；這頭親事，自然該上手了。不想到了家中，又合著古語二句：

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

原來那兩名新貴，都在未曾掛榜之先，就束裝歸裡。因他臨行之際曾央人轉達二詹，說：「此番下第就罷，萬一僥倖，望在宅報之中代為緩頰，求訂朱陳之好。」所以吉人未到，他已先在家中，個個都央人死訂。把嫋嫋小姐驚得手忙腳亂。聞得吉人一到，就叫媒婆再四叮嚀：「求他速顯神通，遂了初議。

若被凡人占了去，使我莫知死所，然後來攝魄勾魂，也是不中用的事了！」吉人聽在耳中，茫無主意。也只得央人力懇。知道此翁勢利，即以勢利動之，說：「我現中二甲，即日補官。那兩位不曾殿試，如飛做起官來，也要遲我三年。若還同選京職，我比他多做一任。萬一在三甲，補了外官，只怕他做到白頭，還趕不上。」那兩個新貴也有一番誇誕之詞，說：

「殿試過了的人，雖未授官，品級已定。況又未曾選館，極高不過部屬。我們不曾殿試，將來中了鼎甲，也未可知。況且有三年讀書，不怕不是館職，好歹要上他一乘。」詹公聽了，都不回言。只因家報之中曾有「枚卜」二字，此老勢利別人，又不如勢利兒子，就拿來奉為號令，定了某時某日，把三個姓名都寫做紙闕，叫女兒自家拈取，省得議論紛紛，難於決斷。

嫋嫋聞得此信，歡笑不已，說：「他是個仙人，我這邊一舉一動一步一趨，他都有神眼照？，何況枚卜新郎是他切己的大事，不來顯些法術，使我拈著他人之理？」就一面使人知會，叫他快顯神通，一面抖擻精神，好待臨時闕取。

到了那一日，詹公把三個名字上了紙闕，放在金瓶之內，就如朝廷卜相一般。對了天地祖宗，自己拜了四拜，又叫女兒也拜四拜，然後取一雙玉箸交付與她，叫她向瓶內揭取。嫋嫋是膽壯的人，到手就揭，絕無畏縮之形。誰知事不湊巧，神仙拈不著，倒拈著一個凡人。就把這位小姐驚得柳眉直豎，星眼頻睜，說他「往日的神通，都到哪裡去了！」正在那邊愁悶，詹公又道：「闕取已定。」叫她去拜謝神明。嫋嫋方怪神道無靈，怨恨不了，哪裡還肯拜謝。虧得她自己聰明，有隨機應變之略，就跪在詹公面前，正顏厲色地稟道：「孩兒有句說話，要奉告爹爹，又不敢啟齒，欲待不說，又怕誤了終身。」詹公道：「父母面前有什麼難說的話，快些講來。」嫋嫋就立起道：

「孩兒昨夜得一夢，夢見亡過的母親對孩兒說道：『聞得有三個貴人來說親事，內中只有一個該是你的姻緣，其餘並無干涉。』孩兒問是哪一個，母親只道其姓，不道其名，說出一個『瞿』字，叫孩兒緊記在心，以待後驗。不想到了如今反闕著別個，不是此人，故此猶豫未決，不敢拜謝神明。』——有個「期期不奉詔」之意。

詹公想了一會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既是母親有靈，為什麼不托夢與我，倒對你說起來？既有此說，到了這枚卜之時，就該顯些神力前來護佑他了，為何又拈著別人？這句邪話我斷然不信！」嫋嫋道：「信與不信，但憑爹爹。只是孩兒以母命為重，除了姓瞿的，斷然不嫁。」詹公聽了這一句，就大怒起來，道：

「在生的父命倒不依從，反把亡過的母命來抵制我！況你這句說話甚是荒唐，焉知不是另有私情，故意造為此說？既然如此，待我對著她的神座禱祝一番，問她果有此說否。若果有此說，速來托夢與我。倘若三夜無夢，就可見是捏造之詞，不但不許瞿家，還要查訪根由，究你那不端之罪！」說了這幾句，頭也不回，竟走開去了。

嫋嫋滿肚驚疑，又受了這番凌辱，哪裡憤激得了！就寫一封密札，叫媒婆送與吉人，前半段是怨恨之詞，後半段是永訣之意。吉人拆開一看，就大笑起來，道：「這種情節我早已知道了。煩你去回復小姐說，包他三日之內，老爺必定回心，這頭親事斷然歸我。我也有密札在此，煩你帶去，叫小姐依計而行，決然不錯就是了。」媒婆道：「你既有這樣神通，為什麼不早些顯應，成就姻緣，又等他許著別個？」吉人道：「那是我的妙用。一來要試小姐之心，看她許著別人，改節不改節；二來氣她的父親不過，故意用些巧術，要愚弄他一番；三來神仙做事全要變幻不測，若還一拈就著，又覺得過於平常，一些奇趣都沒有了。」媒婆只說是真，

就捏了這封密札，去回復嫻嫻。嫻嫻正在痛哭之際，忽然得了此書，拆開一看，不但破涕為笑，竟拜天謝地起來，說：「有了此法，何愁親事不成！」

媒婆問她什麼法子，她只是笑而不答。

到了三日之後，詹公把她叫到面前，厲言厲色地問道：

「我已禱告母親，問其來歷，叫她托夢與我，如今已是三日，並無一毫影響，可見你的說話都是誑言！既然捏此虛情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快些說來我聽！」嫻嫻道：「爹爹所祈之夢，又是孩兒替做過了。母親對孩兒說，爹爹與姬妾同眠，她不屑走來親近。只是跟著孩兒說：『你爹爹既然不信，我有個憑據到他，只怕你說出口來，竟要把他嚇倒。』故此孩兒不敢輕說，恐怕驚壞了爹爹。」詹公道：「什麼情由，就說得這等利害？既然如此，你就講來。」嫻嫻道：「母親說：爹爹禱告之時，不但口中問他，還有一道疏文燒去，可是真的麼？」詹公點點頭道：

「這是真的。」嫻嫻道：「要問親事的話確與不確，但看疏上的字差與不差。她說這篇疏文是爹爹瞞著孩兒做的，旋做旋燒，不曾有人看見。她親口說與孩兒，叫孩兒記在心頭，若還爹爹問及，也好念將出來做個憑據。」詹公道：「不信有這等奇事，難道疏上的話你竟念得出來？」嫻嫻道：「不但念得出，還可以一字不差，若差了一字，依舊是捏造之言，爹爹不信就是了。」說過這一句，就輕啟朱唇，慢開玉齒，試梁間之燕語，學柳外之鶯聲，背將出來，果然不差一字。

詹公聽了，不怕他不毛骨悚然。驚訝了一番，就對嫻嫻道：

「這等看來，鬼神之事並不荒唐，百世姻緣果由前定，這頭親事竟許瞞家就是了。」當日就吩咐媒婆，叫他不必行禮，擇了吉日，竟過來贅親。恰好成親的時節，又遇著夏天，就把授徒的去處做了洞房，與才子佳人同偕伉儷。

嫻嫻初近新郎，還是一團畏敬之意，說他是個神仙，不敢十分褻狎。及至睡到半夜，見他欲心太重，道氣全無，枕邊所說的言語都是些尤雲？雨之情，並沒有餐霞吸露之意，就知道不是仙人，把以前那些事情，件件要查問到底。吉人騙了親事上手，知道這位假神仙也做到功成行滿的時候了，若不把直言告稟，等她試出破綻來，倒是樁沒趣的事，就把從前的底裡和盤托出。

原來那一道疏文，是他得了枚卜之信，日夜憂煎，並無計策，終日對著千里鏡長吁短歎，再四哀求，說：「這個媒人原是你做起的，如今弄得不上不下，如何是好？還求你再顯威靈，做完了這樁奇事，庶不致半途而廢，埋沒了這段奇功，使人不知愛重你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拿來懸在中堂，志志誠誠拜了幾拜。

拜完之後，又攜到浮屠之上，注目而觀。只見詹老坐在中堂研起墨來，正在那邊寫字，吉人只說也是做詩，要把騙小姐的法則又拿去哄騙丈人。也等他疑鬼疑神，好許這頭親事。及至仔細一看，才曉得是篇疏文。聰明之人不消傳說，看見這篇文字，就知道那種情由。所以急急騰寫出來，加上一封密札，正要央人轉送，不想遇著便雁，就托她將去。誰料機緣湊巧，果然收了這段奇功。

嫻嫻待他說完之後，詫異了一番，就說：「這些情節雖是人謀，也原有幾分天意，不要十分說假了。」明日起來，就把這件法寶供在夏宜樓，做了家堂香火，夫妻二人不時禮拜。後來凡有疑事，就去卜問他，取來一照，就覺得眼目之前定有些奇奇怪怪，所見之物就當了一首籤詩，做出事來無不奇驗。可見精神所聚之處，泥土草木皆能效靈。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，不是真有神仙、真有菩薩也。

他這一家之人，只有嫻嫻小姐的尊軀，直到做親之後才能暢覽；其餘那些女伴，都是當年現體之人，不須解帶寬裳，盡可窮其底裡。吉人瞞著小姐與她背後調情，說著下身的事，一毫不錯。那些女伴都替他上個徽號，叫做「賊眼官人」。既已出乖露醜，少不得把「靈犀一點」托付與他。吉人既占花王，又收盡了群芳眾豔，當初刻意求親也就為此，不是單羨牡丹，置水面荷花於不問也。

可見做婦人的，不但有人之處露不得身體，就是空房冷室之中、邊閣幽居之內，那「袒裊裸裎」四個字，也斷然是用不著的。古語云：「漫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」露了標緻的面容，還可以完名全節，露了雪白的身體，就保不住玉潔冰清，終久要被人點污也。

〔評〕

同一鏡也，他人用以眺遠，吉人用以選豔，此等聰明，昔人有行之者矣。留木屑以鋪地，儲竹頭以造船。此物此志，無二理也。吉人具此作用，其居官之事業，必有可觀。